

# 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追补句<sup>\*</sup>

## ——易位句/延伸句/话尾巴句研究补遗

徐晶凝

**提要** 本文对有关易位句、延伸句、话尾巴句等现象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检讨,指出在会话分析的理论框架下所做的观察,忽略了该类语法现象的句法研究价值。基于真实的口语语料,在兼顾话语现象与句法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明确界定了追补句的研究范围,并根据追补成分的功能语义与数量,将其分为单一追补、重复追补和复合追补。文章指出,作为一种句法手段,追补句的形成受到交际信息传递的内在机制与汉语句法内在机制的共同制约,是说话人在交际互动中进行话题管理以及立场调节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易位句 延伸句 话尾巴句 话题管理 立场调节

### 1. 引言

在无准备的真实的汉语口语交际中,存在着如下一些语言事实:<sup>①</sup>

- (1) 啊哈,不错不错,很令人羡慕,这样的生活。
- (2) 这个主要是用在银行系统,我搞这些方面的推广,在全国。
- (3) 哦哟,特别壮,特别胖,还。
- (4) 那书包巨沉,一堆,攒了。我打,我都、我都、我都快疯了。

学界对这种语言事实有几种不同的命名,如易位句、追加句/追补句、延伸句、话尾巴句等。<sup>②</sup>命名的不同实际上反映出了两种观察视角:一是句法结构的角度,二是语义表达的角度。两种研究视角从不同侧面加深了我们对这类语言现象的认识,不过,也皆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将基于真实的口语语料对已有研究进行检讨,并从交际互动中的信息传递机制与汉语句法的内在机制两个视角,进一步对该类语言现象进行研究。

#### 1.1 已有研究

持第一种研究视角的代表性研究是陆俭明(1980)、朱德熙(1982)、李芳杰(1983)、邵敬敏

---

\* 本文曾在“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前沿论坛”(2017,复旦大学)上宣读过。陶红印、张新华、乐耀曾对初稿提出过宝贵建议。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精到、细致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文中若有错谬,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① 本文不在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框架下讨论该类语言现象,因此,引用例句时不采用“:”“-”等符号来标记词语重复、停顿、同时发话、停顿时长等现象,而只使用逗号和顿号进行必要的分隔,以方便理解。

② 英语学界对相似言语现象主要是以附加(amplificatory tags, reinforcement tags)、追补(incrementation)、话尾巴(tails)等来命名的(Quirk 和 Crystal, 1985; Aijmer, 1989; Carter 和 McCarthy, 1995; Leech, 2000 等)。

(1987)、杨德峰(2001)、张燕春(2004)等,他们从句法形式层面加深了我们对这种语言现象的认识。不过,陆镜光(2004a、2004b)指出,从交际互动的角度来看,“移动/易位说”难以充分解释语言中存在的被分别冠以倒装、易位、重复、追补等名称的相关现象,因为它们在实际中所实现的功能并无本质不同,都是先行的完整句说到了末尾,在快要结束的一刻,又补上后续语。因此,若单纯从句法结构的视角观察话语层面的这种语法现象,容易忽略相关话语现象共同的互动实质。所以,他笼统将这些语言现象都称作“延伸句”,从而开启了从语义表达视角进行观察的另一种研究范式,如 Lim(2014)、史有为(2017)等。

更早从语义视角来观察此类现象的是陈建民(1984)。他将追加看作一种语义表达手段,并根据先发部分和追加部分的语义关系,将追加分为补充性追加、注释性追加和更正性追加三类。但是,他并未严格区分单句和复句,也未严格区分句法现象与口语中的口误重述等现象。如既包括为追求修辞效果而有意创作的倒装句(如“谁不喜欢呢?从心里,从灵魂的深处。”),也包括小句句群(如“去吧,去说去吧。”)等等。这样的分类对于认识汉语口语的句法特点来说,未免驳杂了些。

而陆镜光所开启的从语义表达视角进行的研究,则基本上都是在会话分析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主要关注点是话轮构建单位(turn construction unit,简称TCU)的判定以及话轮转换机制。在会话分析的研究中,与该类语言现象相关的是TCU延续体(TCU continuation)。Schegloff(1996)首先指出,在“主TCU(host TCU)”之后有可能附加出现一个词、短语或小句,其特点是可以与前面的主TCU合并为一个完整句,如:I'm much better this afternoon. than I was.中,than I was可以叫添加成分(increment)。随后,Ford等(2002)、Couper-Kuhlen和Ono(2007)等对英语口语中的相关语言现象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将可添加在完整句之后的各种成分进行了分类描述。Luke和Zhang(2007)也根据这一思路将汉语口语中的TCU延续体区分为三类,见表1。

表1 Luke和Zhang(2007)的TCU延续体分类

分类	例子
TCU 延伸(TCU extension)	(5) A: 是啊,没有证据表明它会通过 B: 是空气传播吗? A: 空气传染。 (6) 便宜五十块钱才。 (7) 难道没有耐旱的品种吗,病毒?
两个TCU 接续	(8) 哎,可能是吧,小孩子嘛。 (9) 这鞋比北京便宜一点,也有限。
替代(replacement)	(10) 我也是你的热心观众,额听众啊。 (11) 那我明天五点五十分左右我回来。我赶回来。

可以看出,TCU延续体主要是从话轮构建单位而非句法结构的角度对语言事实进行观察,外延较为宽泛。从会话分析的角度来讲,以上语言运用实例都具有研究价值,但从语法研究的角度来说,则有必要对这些语言事实进行更细致的厘清。比如例(5)和例(10)(11)所代表的语言现象,并不对汉语句子的句法组合规则提出挑战。陆镜光(2004a、2004b、2012)在进行有关汉语延伸句的讨论时,并未对“添加成分”或“后续语”进行明确的描写界定,是否包括Luke和Zhang(2007)中所谈到的所有的TCU延续体类别,我们不得而知。

## 1.2 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认为,若要从句法形成机制的角度研究上述语言现象,有必要对研究范围进行清晰的界定。我们基本认同史有为(2017)的观点,即“话尾巴句”不包括半截子句、前句尾紧接的另一小句(前后两段各表达一个命题,中间却没有小句停顿)、判断小句后置(一般所谓的附加问)、句主干后置(如“你根本,你没赢过”)等。同时,我们还排除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类属于口误后的修正以及口头禅式的填充语(filler)。如:

- (12) 对的,暑假长,暑假有三个月,三个月,我到时候看。我、我可能,呃,比如做一个、一个月的项目,一个半月的项目,然后,比如说,再或者是,要是没什么项目,干脆就回去待一趟得了,就是。到、到时候再、再看情况,就是。

该例中“一个半月的项目”是对“一个月的项目”的修正性重述,两个名词短语紧邻出现,都是“做”的宾语,这种口误修正现象可以发生在语句中任何一个位置,从会话分析的视角来看,它属于自启自纠型的修复(same-turn self-repair),是会话分析着重研究的现象之一,但从句法研究的角度来说,其语法研究的价值不大。而“就是”则属于填充语,不介入其前完整句的结构和语义表达。

第二类是所谓的定语易位现象和赵元任(1979)所谈到的复句小句的后置(如“我今儿不去看戏了,因为天儿太热”)。陆俭明(1980、1982)、李芳杰(1983)、陈信春(1986)等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定语易位;而邵敬敏(1987)认为要区分不同情况:由“的<sub>3</sub>”构成的一部分具有“排谓性”语法特点的典型体词性结构充当的非句成分,属于定语易位,但是该类定语易位在口语中很少见。因此,本文将采纳陆俭明(1980、1982)等的观点,将所谓的定语易位和复句小句后置都看作是小句并置,属于复句。

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在完整句之后追补出一个附加的意义成分,该成分主要由非谓词性的词或短语充当,包括名词、副词、介词短语等,如例(1)-(3)。如果是谓词性的词或短语,则要看该成分是否与其前小句在语义和句法上互相依赖,即附加部分不具有独立的交际价值,必须与其前小句一起才可推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比如例(4),因为“攒了”在交际语境中必须复原到前一语句中才能推知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是说,追补成分在结构上完全依附于句子主干,在语义上单独提取时不知所云(史有为,2017)。本文将这类语句称为追补句。

本文研究语料包括两部分:美国语料共建会的汉语电话谈话语料库 CALL FRIENDS 的部分语料,乐耀转写的北京某高校两名北京籍女生的寝室谈话。本文将以这两部分语料作为依据,尽可能全面地揭示追补句在口语交际中的表现。具体来说,本文将研究如下三个问题:1)真实的口语交际中存在哪些类型的追补句?2)追补句在交际互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3)追补句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 2. 追补句的类型

以往在对追补成分进行分类描写时,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其句法属性。如陆俭明(1980)谈到的四类易位,主要着眼于易位成分与先行部分之间的句法结构关系;史有为(2017)则根据追补成分的语法属性进行了分类描写与统计,如人称代词或名词、指示词或指量名组合、副词、助动词、介宾短语等。本文认为,追补句作为一种话语现象,是出于互动表达的需要而采取的句法手段,若从追补成分所表达的语义功能视角进行观察,对我们了解追补句的互动机制更有意义。如:

- (13) 五点半都不是。我六点才睡。我在这儿看也看不下去,其实,我就搬着凳子在那儿,不行了,一会儿站起来,哎哟,直直腰什么的,特难受,在那边儿窝着。然后,我就找到高三的感觉了。
- (14) 明年争取买,我们。
- (15) 这边还算是有了一点儿台风,刮过一两天哦。不过,没什么大的影响,就回去了,台风。
- (16) 不行,不行,你没有签证你怎么订啊?那个东西。
- (17) 他们不是很懂吗,实践上的。
- (18) 我发现现在至少北京这、这、这两年还真是变化很大唉,那个不管是,从很多方面啦。

上例中黑体字的追补成分分别属于状中短语、人称代词、名词/名词短语、指量结构、“的”字短语、介宾短语,从句法角度进行分类,它们会被归属到不同的类别中。但是,从语义功能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一致的,都相当于一个后置的话题,可归属为同一类语义功能成分,本节暂将其叫“陈述对象”。

另外,按照追补成分的数量,追补句可以分为两类:单一追补与复合追补。前者仅包含一个追补的功能语义成分,如上引各例;而后者则包括两个或更多追补成分,而且各个追补成分分别表达不同的语义功能。如:

- (19) 怎么啦,你现在?

“你”追补的是被陈述对象信息,而“现在”追补的是时间信息,因此,该追补句包含两个追补成分,是复合追补。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追补成分与其前完整句中相关词语是否具有复现关系,那么,还有一类特殊的追补。如:

- (20) 哦,那个,您、您身体还挺好,身体,您身体?

追补成分“身体、您身体”在先行部分中已然出现过,这种语义上重复出现的追补,我们将其叫重复追补。重复追补多为单一追补,不过,也可以与复合追补同时发生,如:

- (21) 我老毛病也不好,他也急死了,他现在。

“他现在”是复合追补,同时,“他”也与其前语句中的“他”重复。统计语料时,我们将该类情况归属为复合追补。<sup>③</sup>对于例(20)这种单一追补中的重复追补,下文称之为重复追补。

单一追补在追补句中最为常见,在语料中共检索到283例,以往研究文献中所描写的追补现象大都是单一追补,下节将结合追补句的互动功能进行举例说明。本节我们主要对重复追补和复合追补进行细致描写。

### 2.1 重复追补

所谓重复追补,就是追补成分与先行部分中的某个词语在语义上重复,大致可以分为完全重复追补、近义重复追补、部分重复追补三类。如:

- (22) 哦,那个,您、您身体还挺好,身体,您身体?
- (23) 这两天,你、你忙吗,最近?
- (24) 杨天权也不客气啊,也要钱啊,他。

<sup>③</sup> 另外, Lim(2014)谈到一类复杂的插入现象(insertables),如:

- (1) 我们俩就是、就是有一天晚上没睡着就,晚上都。
- (2) 基本上也是一万块以上的啦,飞机票来回。

我们认为例(1)是两个追补句的杂糅,即“没睡着,就”和“没睡着,晚上都”并列出现,不算复合追补。而例(2)属于单一追补,“飞机票来回”只表达一个被陈述信息。不过,这两种语言实例在我们的语料中未检索到。

- (25) 你那个哎,他有没有打电话,那个律师?  
 (26) 合我穿的吗?觉得好象比较合适,可能是我现在也胖了,大概是。<sup>④</sup>  
 (27) 声音不清楚,电话的声音。  
 (28) 他注册了六十万人民币的一个公司啊,他自己。

例(22)是完全重复追补,即所追补的成分与其前语句中的某个词语在意义上完全一样。例(23)-(26)是近义重复追补,追补成分与其前语句中的某些词语在意义上相近,或者所指一致。例(27)-(28)是部分重复追补,即追补成分与其前语句中的词语有部分重合,且意义上有进一步的细化。<sup>⑤</sup>

重复追补在以往研究中已有提及。孟琮(1982)、荣晶(2008)等指出,重复追补的主要成分是代词,尤其是人称代词。实际上,在真实的口语语料中,重复追补的成分无论在语义类别还是语法类别上,都是颇为复杂的,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重复追补的类别分布

追补成分		数量	例子
语义功能类	主要语法类		
时间信息	时间名词 时间短语	18	一个月现在能拿多少钱呢,一个月?
空间信息	地点名词 介宾短语	2	……反正,我觉得,你就加加紧的,在那边了解了解情况,跟那儿,是吧,而且把……
关联成分	关联副词 <sup>⑥</sup>	6	嗯,还没完全倒过来呢,还。
立场(stance)信息	语气副词 情态助动词	19	半夜打,好像一分钟就一两美元吧,好像。交钱不到,估计也两三块钱,可能。
陈述对象	人称代词	12	对,我们,我们刚刚适应过来,我们。
	指量 NP	5	你今天那个是怎么回事啊,那个?
	其他 NP	13	嗯,家里顺没有,家里?
	(话题)小句	1	你怎么样,你在那儿做实验? <sup>⑦</sup>
行为细节	动词 时间副词	3	哦,挺漂亮,写挺好的,写得。还在,一直?

在78例语料中,人称代词作为重复追补成分的用例仅检索到12例,即使在陈述对象这一个语义功能类别中,也不占绝对多数。

④ 这里的“大概是”可以看作是一个词语,“是”近乎一个词内成分(董秀芳,2004)。

⑤ 重复追补与我们上一节所谈到的口误修正不同。在重复追补中,追补成分与被重复词语之间有间隔,并非紧邻出现;而且在语义功能上是对被重复词语的一种补足,而非单纯纠错。也就是说,虽然在会话分析中,本文所谓的口误修正和部分重复追补都可以看作是替代型(replacement)的自我纠偏,但它们并不具有同等的句法研究价值。

⑥ 单音节副词“还、就、才”等语义复杂,都可以表达多种意义。一般语法研究中,将“只有……才”“不但……还”等用法中的“才、还”当作关联副词,而将单句中的“才、还”等依据其意义,分别归为时间副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等。不过,从语篇连贯的角度来看,单句中的这些副词,实际上仍然要与其前或后面的小句之间发生关联,如“现在才八点”中,“才”是与另外一个小句,如“不急着去上班”进行关联。而在追补句中,传统语法研究中归属为不同类别的这些单音节副词都可以被追补。为行文方便,我们统一将它们称作关联副词。

⑦ “你在那儿做实验”表达一个功能成分,其中“你”与其前小句中的“你”重复,属于部分重复追补。

## 2.2 复合追补

张伯江、方梅(1996)、陆镜光(2000)等都提到过复合追补,但只限于个别举例。史有为(2017)则从语法类别的角度对跨结构碎片和非结构碎片进行过统计,包括“代词+副词、代词+时间词、你这(+是)、代词+助动词/介词/介宾”等。本文则从功能成分的组合类型来观察复合追补。在语料中复合追补的具体类别及分布如表3所示。

表3 复合追补的类别分布

复合追补的类型	数量	例子
陈述对象+时间信息	11	怎么啦,你现在?
陈述对象+关联成分	3	反正就是这样子,觉得都还、还、还好啦,待在这边,还。
时间信息+立场信息	4	是吗?马音其干什么的,现在到底?
时间信息+空间信息	1	办事特别,那个,紧凑了,已经在这儿。
时间信息+关联成分	3	干吗呢,每天都?
空间信息+立场信息	1	美国就是特别广阔,看了比较,怎么说,噢,心胸、心胸比较开阔,到那儿感觉。
立场信息+陈述对象	2	但是特累啊,我觉得,这工作。
立场信息+时间信息	1	反正能考二百、一百八几,估、估计,最后。
立场信息+空间信息	2	他好蛮不容易的,好像,在那边。
立场信息+立场信息	1	也是,呃,不是,有优惠,至少应该是。
立场信息+关联成分	1	没空调,我们这儿挺惨的,反正也。
陈述对象/时间信息+(不)是	7	啊,挺好的,这不是。 什么两千?!三千多,现在是。

在实际语料中,还存在三项功能成分的复合追补,如:

(29) 我半残废,我现在是,…… (30) 五千多块,现在也不过。

(31) 我刚才听我爸说,好象都很、挺好的,都弄得,你们。

以上三个追补句中,复合追补成分分别是“陈述对象+时间信息+是”“时间信息+关联成分+立场信息”和“关联成分+行为细节+陈述对象”。不过,这种复合追补数量不多,在语料中仅检索到以上3例。

## 2.3 小结

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在单一追补、重复追补还是复合追补中,最常见的追补成分都是陈述对象和时空成分,分别检索到141例和139例,其次是立场成分108例,再次是关联成分40例,行为细节仅17例。那么,在追补句中,为什么不同的语义功能成分在分布频率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交际互动中的信息传递以及汉语句法机制之间是不是具有某种联系?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 3. 追补句在交际互动中的功能及其形成机制

对于追补句在交际互动中的功能,已有研究也有两个观察视角。

一是从所传递的信息重要与否的角度进行观察。如陆俭明(1980)、朱德熙(1982)、张伯江、方梅(2006)等认为,追补句中前一部分是说话人急于要传递给听话人的重要信息,而追补的部分则是稍带补充性的次要信息。但杨德峰(2001)、梁源(2005)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追补成分也可能是重要信息。

二是从会话分析的角度进行观察。如陆镜光(2000)指出延伸句是一种话轮后续手段,可以缩短话轮转换过程中的间隙,方便听话人更好地判断话轮转换关联位置。陆镜光(2004b)进一步指出,延伸句的交际功能主要是补充相关信息、再话题化、小范围内话题的重新确认、确认或强调当前话题、改换说法、方便话轮交替等,但并未进行深入分析。陆镜光(2012)则详细分析了延伸句的四大功能:强化(intensification)、提供背景信息(backgrounding)、修正(revision and qualification)、澄清避免含糊(clarification and disambiguation)。Lim(2014)也持类似观点,将TCU延续体的功能概括为四类:立场调节(modifying stances)、澄清/避免含糊(clarifying/disambiguating)、重述序列动作(reformatting/reformulating the sequential action)、确保听话人接话轮(securig/pursuing recipient's uptake)。

已有研究,特别是在会话分析框架下对相关语言现象所做的观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我们也发现会话分析框架下的功能分类,不利于我们清晰把握影响追补句形成的交际互动的内在机制。比如Lim(2014)所谓的TCU延续体具有的立场调节功能,具体分为立场强化(upgrading/intensifying)和立场弱化(downgrading/qualifying)两个方面,例如:

- (32) 我觉得 h 不、那个 Socrates 挺好的 现在。
- (33) 你、你吃的很清淡的呀(停顿 0.2 秒) 我觉得。
- (34) 然后我从小吃醋,家里人都。

Lim(2014)认为,例(32)中,发话人用“现在”限定了所做判断的适用范围,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承诺度(commitment)或者说确信度,实现了立场弱化;例(33)中,“我觉得”也弱化了发话人的断言立场;例(34)中,发话人则通过“家里人都”强化了自己的断言立场。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例(32)(34)发话人立场调节的实现手段与例(33)并不完全一样:例(32)(34)中,发话人在实现立场调节时,主要是通过对话题进行限定澄清而实现的,是在话题管理之余附带表达了自己的断言立场,而例(33)则是直接通过追补立场表达形式实现了立场弱化。因此,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语言运用。如果笼统将它们归为一类,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追补句这种语言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将将对追补句在交际互动中的功能进行全新的分类描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追补句的形成机制。

### 3.1 追补句的话题管理功能

在会话的推进过程中,交际双方要通过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以及使用话语策略来保证相互理解,进行话题的管理与协商:或者维持某个话题持续进行讨论,或者结束某个话题而转入另外一个话题。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发话人都要确保听话人明了当前所谈论的话题是什么。借用关联理论的术语来说,发话人要尽力在话题上与听话人达成互明(mutual manifest)。通过对真实语料的观察,我们发现,追补句就是发话人进行话题管理与协商的手段之一。

#### 3.1.1 话题转换中的话题确认

在交际过程中,如果交际一方突然引入一个新话题,交际另一方可能会因信息加工不力而导致交际不畅,因此,发话人在进行话题转换时,可能会使用一些语言手段以引起听话人的关注。而使用追补句将话题信息置于句尾,就可方便交际另一方明了发话人的谈话起点。如:

- (35) A1⑧: 你小紫官啦,你好啊,紫官{笑}

⑧ A1 表示发话人 A 的第一个话轮, A2 表示发话人 A 的第二个话轮; B1 表示发话人 B 的第一个话轮, 余类推。

- B1: 嗯  
 A2: 你、你记得二姑姑?  
 B2: [噪音]啊?  
 A3: 你今年长高点儿没?  
 B3: 什么?  
 > A4: 你长没长高啊,个头儿?  
 B4: 长了点。
- (36) B1: 是不是教育上不行啦,  
 A1: 哦  
 B2: 工资少,也没有什么奖金,  
 A2: 哦  
 B3: 年轻人都不愿意干,  
 A3: 哦  
 B4: 不愿意干也不行 {笑}  
 > A4: 我们同学现在怎么  
 B5: 凡是农村的……  
 > A5: 我同学都怎么样了? 我同学  
 B6: 啊?  
 A6: 见过、见……  
 B7: 你同学现在也闹不清,谁也不来,咱也不知道。

例(35)中,交际一方在A3话轮处突然转而谈论B的个头儿,而B一时未能理解,因此,他在接下来的A4话轮处使用追补句与B进行话题信息的核查,确认所要谈论的话题是“个头儿”。例(36)中,交际双方在谈论教育的话题时,A突然转移话题开始谈论自己的同学,在A4话轮处与交际另一方发生了重叠(同时发话),他在接下来的A5话轮中使用了重复追补句,再次将话题信息“我同学”传递出来,以方便B获得话题信息。

### 3.1.2 话题维持中的话题确认

如果交际双方对于所要谈论的话题存在分歧,在话题争夺过程中,发话人也会采用追补句以维持自己想要继续谈论的话题。如:

- (37) A1: 果果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B1: 果果挺好玩儿的,果果现在可好了。  
 A2: 啊。  
 B2: 可靠了啊。  
 A3: 你们现在身体……  
 B3: 他们其实倒洗出照片来,给你们寄点儿。  
 A4: 行,你们那个身体……  
 > B4: 可行了,果果。  
 A5: {笑}  
 B5: 可、可好玩儿啦{笑}。  
 A6: 长、长大了没有?  
 B6: 哦,长大点。  
 A7: 长大了哦。  
 B7: 长大了,他、他懂事了,可会说话了。



A8: {笑}

B8: 哦 跳嘞。

A9: 经常—

> B9: {笑} 也可漂亮了 果果。{笑}

在该对话中,发话人 A 在 A3 和 A4 话轮处试图转移话题,从谈论果果转而谈论 B 的身体状况,而 B 则要继续关于“果果”的谈论, B 在抢夺话题的过程中使用了追补句,成功达到了维持话题的目的。

有时候发话人与交际另一方就同一个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时,也会使用追补句。如:

(38) A: 以后我都要到国外的,没什么好看。

> B: {笑} 你好爽啊,你哈。

A: 呃,你还不是很爽。

(39) A: 哦,那你要午睡啦?

> B: 哦,午睡不睡的,我。

在这两个对话中,交际双方继续就同一个话题进行讨论,而追补句的使用使得谈话双方在所讨论的话题上再次确认了互明状态,使得互动相当流畅。

### 3.1.3 次话题的澄清确认

根据徐烈炯、刘丹青(2007),依据话题与述题的语义关系,话题可以分为论元共指性话题、语域式话题和拷贝式话题。其中,语域式话题包括时地语域式、领格语域式、上位语域式和背景语域式话题。位于句首的时间词语、地点词语是汉语中很常见的时地语域式话题;而主语后谓语动词前的,在有停顿、提顿词等标记的情况下,则是这种类型的次话题,它们都为述题提供时间处所方面的语域(徐烈炯、刘丹青,2007: 113)。如“我 1985 年呢,考进了兰州大学。”中的“1985 年”位于主话题“我”之后,是一个充当次话题的时地语域式话题。而领格语域式话题则与谓语动词的某个论元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如“老王,儿子考上了大学”,这是话题优先言中带有较大普遍性的话题类型(徐烈炯、刘丹青,2007: 113)。

根据我们对语料的观察可以发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发话人使用追补句,正是从时地语域式话题和领格语域式话题的角度对话题进行管理,以与听话人进一步确认话题范围。

(一) 从时间信息的角度进行话题范围的澄清。如:

(40) A1: 我、我、我们这儿就二十度。

B1: 很多……夏天四十度。

A2: 哦,是吗{笑}

B2: 嗯。

> A3: 你现在怎么样,那个吃的好吗,平时?

B3: 我吃的很好的。

交际一方在 A3 话轮使用了重复追补句,与听话人 B 在所谈论话题的时间范围上进行了澄清,以帮助听话人进一步明确他所关心的话题是“平时”这个时间场域。<sup>⑨</sup> 在这个语句中,

<sup>⑨</sup> 除了用名词性时间词语来限定时间范围之外,也可以借助其他的一些语言手段,如:

(1) 呃,也是心里不是特平衡,一开始。

(2) 你现在是第几年啦,到系里头?

篇幅所限,无法在正文部分一一具体说明。从交际互动的角度看,这些用不同语法形式表达的追补成分都具有进一步与听话人确认次话题的功能。

“你”是一个主话题，“现在”是次话题，重复追补成分“平时”则是对“现在”的进一步澄清。

(二) 从提供空间信息的角度进行话题澄清。如：

(41) A1: 你那儿的工作,你回去的工作,你不就丢了吗?你要是这样的话,目前来说……

B1: 对 hanyin(人名)也有这个考虑

A2: 嗷,所以不是说——

B2: 因为期间,咱们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A3: 嗷

> B3: 他,那个,说,工作了十二年了,在、在这国家。

发话人 B 在谈论工作这个话题的过程中,讲到 hanyin 工作 12 年了这个情况,在 B3 话轮处使用追补句,与受话人就 hanyin 工作的地点这个空间次话题进行了澄清确认。

(三) 进一步明确或缩小话题范围,如:

(42) A1: 你家有没有?没买啊?

B1: 买了一台 {笑} 太早买的了。

A2: 买了一台?

B2: 现在正想把它换掉,看了它就运气。

A3: {笑} 现在……

> B3: 嫌它太慢了,速度。

例(42)中,发话人 B 在谈论电脑这个话题的过程中,在 B3 话轮处使用了追补句,向受话人澄清他所谈论的是有关电脑的“速度”。“它(电脑)”是主话题,而“速度”是次话题,“电脑”与“速度”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再如:

(43) 叫黄信,他叫黄一刀,外号。

(44) 自己悠着点儿,钱嘛,花出去就花出去,再挣也可以,无所谓。但是呢,别把自己搞得那种精力呀体力也都特别差,你说多不合算呢,就为那么点儿钱。

例(43)中,主话题是“他”,次话题是“外号”,发话人使用追补句明确所谈论的是该医生的“外号”。例(44)中,主话题是“你自己”,次话题是“就为那么点儿钱”,发话人使用追补句,与受话人就导致“精力体力特别差”的具体话题范围进行了确认。

### 3.2 追补句的立场调节功能

Carter 和 McCarthy(1995)指出,话尾巴是人际语法(interpersonal grammar)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发话人通过话尾巴可以表明会话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发话人的立场或态度定位。在汉语中,追补句也是发话人用于立场调节的重要的语法手段。

立场(stance)这个术语最初由 Biber 和 Finegan(1988、1989)提出,含义相当宽泛,主要涵盖了由词汇与语法成分所表达的态度(attitudes)、感受(feelings)、判断(judgments)、对命题内容的承诺度(commitment)等意义。随后,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不同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界定与理解。因此,Thompson 和 Hunston(2000)特别对文献中所使用过的 stance、evaluation、appraisal 等相关术语进行了比较梳理。Englebretson(2007)也特别指出,某人所谓的“立场”可能涵盖了另外一个人所谓的“主观性(subjectivity)”,而有人则倾向于使用“评价(evaluation)”而避开“立场”一词等。综合已有相关研究,Englebretson(2007)认为可将立场分为三个大类:认识(epistemicity)、评价(evaluation)与情感(affect)。其中,“评价”仅指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s)、评估(assessments)和态度(attitudes)。下面我们将依据该分类框架探讨追补句所能实现的立场调节功能。

### 3.2.1 认识立场调节

发话人在作出一个陈述之后,追加认识立场的表达形式,以进一步明确他对命题的确信度或承诺度。主要的追补成分是由语气副词(例 45)、情态助动词(例 46)、认知动词(例 47-49)等充当的。如:

- (45) 我有可能跟着去,这个可能要付点钱,我估计可能要几十块钱,大概是。
- (46) 他说,现在人不大好找,可能。还要找管外事的校长吧,可能。
- (47) 白说也够呛了,估计。
- (48) 那个,他就是啊,他也是一个人,他就那边儿、中国的办-代理,算是{笑}。
- (49) 然后,大家晚上娱乐一下,然后,他们也是做广告呢,等于,你知道,就是说……

认识情态语气副词“大概”、情态助动词“可能”、认知动词“估计”等是汉语认识情态立场的主要表达手段,都用来表达说话人在多大程度上承诺命题为真。值得注意的是例(48)(49)中的“算是、等于”,在口语中也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的认识判断。

### 3.2.2 评价立场调节

发话人在发出断言或评价后,进一步从程度、证据来源等方面进行信息追补,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评价强度。如:

- (50) 当然,那时候已经立秋了吧?从农历上讲。
- (51) 哎,你先别管什么鞋啦,我就给你买双鞋,这儿鞋当然是便宜啦,相对来说。
- (52) 对,你那边比较普遍,普遍些,稍微。
- (53) 叫他再,还是得注意身体的,适当。这个饮食方面,至于饮食,很重要,很多东西啊,身体调节好坏,都是靠饮食,实际上。
- (54) A: 打字软件,你现在可能还没用,但是以后肯定要用的,最好要装、装一套。  
B: 嗯  
A: 英文打字的,比如说。

以上用例中,“从农历上讲”表明了发话人作出断言的证据源,“相对来说、稍微、实际上、比如说”等进一步明确了发话人的断言强度。与认识立场调节不同的是,发话人在这些用例中所使用的追补成分不是认识立场标记语,它们自身并不能表明发话人对命题的承诺态度,而是从量级调节的角度来进一步修正发话人的断言态度。在 Martin 和 White(2005)的理论框架中,它们都属于级差(gradation)这一分系统。

### 3.2.3 情感立场调节

在修辞学界,张弓(1993)、骆小所(1994)等指出,倒装修辞可以加强某种语气、突出表现某种内容,具有更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吴为章(1995)也指出,超常语序在语义表达、风格色彩、情感态度、修辞效果等诸方面,与自然语序都存在细微而重要的差别。虽然修辞学界所关注的语言使用现象与语法学所关注的并不完全吻合,但这一观察也适用于相当一部分追补句。

单音节关联副词“就、还、才、都、也、又、再”等原本并不能作为一个意义单元而被独用,但却可以作为追补成分被广泛使用。如:

- (55) A: 嗯,再下吧,一、一月份下边儿是哪个月?  
B: 知道了,就。
- (56) A: 特好看,那彩屏一开机特好看。  
B: 是吗?  
A: 不能再先进了,都。
- (57) B: 睡觉睡得好吗?

A: 挺好的,对 呃 不,他倒时差倒的、嗯,还没完全倒过来呢,还。

B: {笑} 还没倒过来{笑}。

这些追补句中的关联副词,从句法结构的角度看,都可以复原到谓语动词之前;但从语义表达的角度来说,复原后却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发话人的情感立场。发话人之所以要将“就、都、还”以追补的方式说出,主要是出于某种情感立场表达的需要。例(55)中,“就”隐含着发话人对无法告诉受话人更多信息的遗憾态度;例(56)中“都”彰显了发话人对手机非常先进的赞叹态度;例(57)中的“还”则传递了发话人对“他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一事的情感态度。当然,以关联副词作为追补成分时,发话人究竟要表达哪种情感态度,要联系具体交际语境进行分析,但正如修辞学界所观察到的那样,与所谓的正常语序相比,追补句中发话人的情感态度往往是有所强化的。

如果所追补的成分是由评价类语气副词和加强类语气副词(徐晶凝,2008)充当的,则发话人所传达出的情感态度就更为明显。如:

(58) B: 就咱们那个,因为修那个,不是,那个管子还没修完,在家的事还挺多。

A: 哦,还没修完哪?

B: 嗨,还漏水呢。

A: 哦。

> B: 真费劲,简直是。

(59) A: 对,谁有地址,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

B: 哎。

> A: 然后我,我发到他那里,你,你不一样可以看嘛,反正,是吧?

总之,正如 Kärkkäinen(2006)所言,立场是在对话交互过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仅仅存在于发话人的头脑之中。在口语交际互动中,发话人根据交际情境的进展变化,通过追补的手段,即时调节自己的立场,与受话人进行在线(on-line)的立场互明。

值得注意的是,话题管理与立场调节有时候可能会相伴存在,这可能会导致某些使用频率很高的话题管理句逐渐固化为口语中的一种情感表达句式。如学界讨论过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即重复追补),主要用于帮助发话人实现负面情感的宣泄(荣晶,2008;张旺熹,2012;史有为,2017)。

实际上,有些附加在句末的人称代词,不管是不是复用,发话人都可以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如“说什么呢,你。”因此,以追求戏剧效果的电视剧语料作为研究依据的话,往往会发现这种追补句的使用频率相当高。此外,我们也观察到“……,这是”“……,这+NP”等,也都带有强烈的情感态度,与人称代词复用结构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近乎固定的表达负面情绪的追补句式。如:

(60) 干嘛干嘛?让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儿这是?!

(61) 就懒呀,不肯锻炼呀,这孩子。

### 3.3 行为细节的补充

还有极少一部分追补句,是说话人对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工具等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不过,该类追补的实际使用频率并不高,在语料中仅检索到6例。如:

(62) 然后,她不会英语,结果,那个,她就怒了,怒了之后,就是说,我要学也,结果,一个月,学后比别人都强,英语特别棒,学得,什么都会了。

(63) A: 昨天我去那个,那杂志社,拿那个调查问卷儿,不是要打成表格吗?

B: 嗯

A: 那书包巨沉,一堆 攒了。我打 我都、我都、我都快疯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例中,追补成分与先行部分都构成“结果+动作方式”的语义关系,在交际语境中,发话人要突出强调的信息是结果,随后以追补的方式将导致该结果的行为方式进行了补充说明。

还有从时间过程的角度对行为的细节进行补充,主要是通过双音节时间副词或短语来实现的,包括“一直、已经、一下子、早点儿”等,共检索到 11 例。如:

(64) 现在暑假了,已经 对吧?

(65) 你没,你就是很意外了,一下子。

### 3.4 追补句的形成机制

发话人之所以使用追补句这种句法手段,主要是因为在无准备的交际过程中受到即时加工的压力,遵从添加原则(add-on principle)将意义单元以添加、渐增的方式联结起来(Leech, 2000)。不过,追补句中的添加成分,虽然可能的确是发话人因即时加工的压力而将临时想起来或先前遗漏的意义成分追补进了交际语境。但是,哪些成分可以被添加却并非完全随意,而是受到交际互动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句法机制的制约。

发话人在语句中向交际另一方传递的信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命题信息,二是说话人对命题信息以及听话人的态度(徐晶凝, 2008)。通过本文的观察,我们发现,在即时加工的口语交际语境中,发话人以追补方式所添加的信息正好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在命题信息的传递上,确保受话人与自己在同一个话题频道上(话题管理);二是在态度传递上,清楚地让受话人了解自己的确切立场(立场调节)。这可能就是陈述对象、时空成分和立场成分在语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原因。

从句法机制上来看,可追补的成分则大都具有游离于句子核心谓语动词的潜在可能性:

(一) 话题信息与述题本就二元对立。

(二) 立场成分编码的是说话人对语句命题或受话人的态度,与谓语动词的关联性本就不强,而且不少立场成分是语句的高层谓语,在语句中的位置自由度相当高。

(三) 单音节副词“就、才、又、还、也、都”作为关联副词,在语句中的作用主要是建立起两个成分,特别是前后小句之间的衔接,而非聚焦于谓语动词,它们也都具有游离于谓语动词之外的特点。<sup>⑩</sup>此外,它们之所以可以游离出来成为追补成分,很可能还与这几个关联副词的话题标记功能有关。徐烈炯、刘丹青(2007)指出,普通话中“还(是)、也、倒、都”皆为话题指示语。<sup>⑪</sup>郭利霞(2017)也指出,山阴话中“也、又、倒、还”都已成为话题标记,“还”若成为结句成分则向句尾语气词转化。也就是说,这几个关联副词之所以常被作为追补成分,很可能也是因

<sup>⑩</sup> 我们在生活中还遇到时间副词“正”的追补用例,如:我正跟那儿寻思呢正,他来了。“正”之所以可以被追补,也很可能是因为它强调的是两个事件之间恰巧同时发生,而非单纯说明动作的内部时间过程(杨平, 2000)。

<sup>⑪</sup> 如在普通话口语中,我们可以见到这几个副词的如下用法:

- (1) 看看就行了,吃就不吃了。 (2) 看都不让看,真是小气。  
(3) 说还不让说了?! (4) 说也不让说,打也打不得。  
(5) 说不管用,打又打不得,怎么办?

在这些用法中,关联副词前的成分均具有一定的话题性。

为它们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联较为松散。

(四) 可作为追补成分的动作行为的细节信息也往往与其他信息形成二分: 可追补的动宾结构, 如例(4) 或“沙尘暴, 又变成了”(转引自史有为, 2017) 中, 动词与语义上的宾语之间也往往是“动作+结果”的关系, 而“动作+典型受事”很少能被分离。另外一种常见的追补成分“V 得”与其状态补语之间本就可以停顿或加语气词提顿, 甚至补语也可以略而不说(如“看把他高兴得!”)。

因此, 我们从交际互动中的信息传递这一视角来观察追补句的功能,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再分类, 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追补句这一语言现象的形成机制: 追补句实际上是在即时互动的加工压力下, 由信息传递机制以及汉语句法的内在机制综合作用而形成的语法现象。

当然, 本节所谈到的追补句的互动功能, 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实现。比如, 在交际互动中进行话题管理, 发话人也可以使用话语标记“那个”作为引发语( preface), 先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然后再将话题抛出。如下例中, 发话人 A 在突然转换话题时, 使用了“那个”意图将 B 的注意力转移到“花儿”上:

(66) (A、B 先前一直在谈论 A 的家事, A 不想继续那个话题, 转而谈论 B 养的花儿。)

A: 嗯, 反正我、我们家事儿, 我全都比你, 我听的很, 每天都有、都有 e-mail 往来, 所以一

B: 是吗? 啊?

A: 嗯。

B: 哦, 昨天, 一

> A: 那个, 你那个花儿, 你养的那盆、那盆小的, 快死了{笑}

B: 啊?

发话人在什么交互语境中倾向于使用追补句来进行话题管理, 在什么语境中倾向于选取“那个+话题”等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

#### 4. 结语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学界在会话分析的框架下对英语、日语、韩国语、德语、汉语等口语中的 TCU 延续体进行了诸多研究, 发现不同语言中这类语言现象存在不同的句法表现, 甚至 TCU 延续体在不同语言中所实现的功能也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Luke 和 Zhang 2007; Lim 2014)。但人类语言中存在的这类现象, 都是出于交际互动的需要, 反映了交际互动中的功能表达与语言自身语法机制之间的关联。因此, 从交际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 并追求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探索, 是很有必要的。

汉语学界在会话分析的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 关注点大都是 TCU 的判断与话轮转换的机制, 而如何基于这些话语现象的描写进一步探讨汉语句法的问题, 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陈建民( 1984: 210-211) 曾指出, 追补有固定追补和自由追补的不同, 某些追补成分由于用得十分频繁, 发话人往往感觉不到追补的存在, 如“几点了都”。

除了“就、才、又、还、也、都”等单音节副词以外, 张旺熹( 2012) 和史有为( 2017) 还指出了作为追补成分的人称代词的特殊性: 张旺熹( 2012) 认为代词复用结构是口语中的一种固定句式, 并预测后置复用代词会逐渐变成语气助词; 史有为( 2017) 则进一步指出某些话尾巴具有结句功能, 如“还条件, 你!” 如果没有“你”语句不自足。Lim( 2014) 认为汉语口语中的非附加

(non-add-ons)类TCU延续体<sup>⑫</sup>与其他TCU延续体成分相比,语法化程度更高。但这一视角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口语中的一种高频现象,追补这一话语手段是否还会导致其他一些追补句式凝固为程式化的句式,这些程式化的句式具有哪些潜在特点?这些问题还有待继续扩大语料进行观察。

另外,任何一个话语都是一种交际中的行为(action in interaction; Sidnell, 2010),而说话人在表达这个行为的同时,也要采取一些语言手段来明示自己与交际另一方在立场上是否保持一致(Du Bois, 2007)。汉语说话人通常是在哪种言语行为中使用追补这一句法手段?是倾向于与听话人立场保持一致还是不一致时更常使用?这些问题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sup>⑬</sup>

#### 参考文献

- 陈建民 1984 《汉语口语》,北京出版社。  
陈信春 1986 《是后移的定语 还是分句》,《殷都学刊》第1期。  
董秀芳 2004 《“是”的进一步语法化:由虚词到词内成分》,《当代语言学》第1期。  
郭利霞 2017 《山阴方言的有标记话题句》,《语言研究集刊》第18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芳杰 1983 《定语易位问题刍议》,《语文研究》第3期。  
梁源 2005 《语序和信息结构——对粤语易位句的语用分析》,《中国语文》第3期。  
陆镜光 2000 《句子成分的后置与话轮交替机制中的话轮后续手段》,《中国语文》第4期。  
陆镜光 2004a 《说延伸句》,《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陆镜光 2004b 《延伸句的跨语言对比》,《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陆俭明 1980 《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第1期。  
陆俭明 1982 《关于定语易位的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  
骆小所 1994 《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孟琮 1982 《口语里的一种重复——兼谈“易位”》,《中国语文》第3期。  
荣晶 2008 《跨语言视觉下的汉语口语中拷贝式右置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邵敬敏 1987 《从语序的三个平面看定语的移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史有为 2017 《认识“话尾巴”——兼议“句子碎片”》,《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吴为章 1995 《语序重要》,《中国语文》第6期。  
徐烈炯 刘丹青 2007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晶凝 2008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昆仑出版社。  
杨德峰 2001 《也论易位句的特点》,《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杨平 2000 《副词“正”的语法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张伯江 方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张弓 1993 《现代汉语修辞学》,河北教育出版社。  
张旺熹 2012 《汉语口语成分的话语分析》,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张燕春 2004 《易位与倒装和追补》,《汉语学习》第6期。  
赵元任(著) 1968/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

<sup>⑫</sup> 属于 Couper-Kuhlén 和 Ono(2007) 所谈到的有标记的构式(marked construction),其特点是与主TCU之间无语音停顿,而且可复原到某个句法位置,主要由副词充当,也有复杂状语、指示代词。如:

- (1) 那事儿太气人了,把我气蒙了都。 (2) 我有个同学在那里好像。  
(3) 因为查不着关键是。 (4) 因为他在战场上把一千多个日本人斩首了那个。

<sup>⑬</sup> 感谢审稿专家指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Aijmer, Karin 1989 Themes and tails: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dislocated element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2 (2): 137-154.
- Biber, Douglas and Edward Finegan 1988 Adverbial stance types in English. *Discourse Processes* 11(1):1-34.
- Biber, Douglas and Edward Finegan 1989 Styles of stance in English: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arking of evidentiality and affect. *Text* 9(1):93-124.
- Carter, Ronald and Michael McCarthy 1995 Grammar and the spoken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6(2): 141-158.
- Couper-Kuhlen, Elizabeth and Tsuyoshi Ono 2007 “Incrementing” in conversation: A comparison of practices in English, German and Japanese. *Pragmatics* 17(4): 513-552.
- Du Bois, John W.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s.)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Englebretson, Robert 2007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Ford, Cecilia E., Barbara A. Fox and Sandra A. Thompson 2002 Constituency and the grammar of turn increments. In Cecilia E. Ford, Barbara A. Fox,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The Language of Turn and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38.
- Kärkkäinen, Elise 2006 Stance taking in conversation: 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jectivity. *Text & Talk* 26 (6): 699-731.
- Leech, Geoffrey 2000 Grammars of spoken English: New outcomes of corpus-oriented research. *Language Learning* 50(4): 675-724.
- Lim, Ni Eng 2014 *Retroactive Operations: On ‘Incre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Convers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uke, Kang-kwong 2012 Dislocation or afterthought?: A conversation analytic account of incremental sentences in Chinese. *Discourse Processes* 49(3-4): 338-365.
- Luke, Kang-kwong and Wei Zhang 2007 Etrospective turn contin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conversation. *Pragmatics* 17(4): 605-635.
- Martin, John and Peter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Quirk, Randolph and David Cryst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Schegloff, Emanuel A. 1996 Turn organization: One intersection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In Elinor Ochs,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2-133.
- Sidnell, Jack 2010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 Thompson, Sandra A., Barbara A. Fox and Elizabeth Couper-Kuhlen 2015 *Grammar in Everyday Talk: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Geoff and Susan Hunston 2000 Evalu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Susan Hunston and Geoff Thompson (eds.)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徐晶凝 北京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xujingning@pku.edu.cn



**LI Xiang, How can *zenme* ( 怎 么 ) questions hav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A study from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he interpretation of *zenme* questions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yntactic distribution,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a division has well been acknowledged between *zenme*<sub>1</sub> asking for manners of events and *zenme*<sub>2</sub> asking for reason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syntactic positions. This categorization, however, is essentially inappropriate in that *zenme* performs its functions in a totally different manner from the prototypical *wh*-word of *weishenme* ( 为什么 ) asking about reasons.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lexicon-based interpretation of *zenm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its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agmatic context.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zenme* are in fact achieved through the dynamic inferences by following certain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pragmatic rules. In additio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question word *zenme* should have evolved from a *zenme*<sub>0</sub>-clause towards an adverb through the rightward merging and structural reanalysis.

**Key Words:** *zenme* ( 怎 么 ), conventional meaning,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pragmatic inference, grammaticalization

**XU Jingning, Incremental utter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dislocated sentences, extended sentences and tails, this study defines the scope of incremental utterances based on the corpora of daily spoken Chinese. Since analyses mad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ften ignore the potential syntactic value of such issues, the present paper bases its research on the linguistic facts concerning both discourse and syntactic features. It then claims that as syntactic devices, single-increment, repeated-increment and compound-increment are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both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of Chinese syntax. Incremental utterances are important for the management of topics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tances in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

**Key Words:** dislocations, extended sentences, tails, topic management, stance modification

**SHI Xiujuan, ZHANG Jingyi, SHI Feng, Influential factors on nasal codas in Mandarin Chinese: Evidence from phonetic experiments**

By investigating the major distribution and polar distribution of nasals and their degree of nasaliz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paper notices that the degree of normal nasal coda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range of 80 to 100 and 80 to 60 is for the weakened nasal coda, and below 60 till 40 is the distribution of nasalized coda. Factors which may influence nasal codas in Mandarin include: its place of articulation, vowel backness, tones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yllable. This is clearly shown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weakening and nasalization of Mandarin nasal coda not only can be measured objectively, but also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nasal codas in Chinese. The process of weakening, nasalization and even dropping of the nasal coda is supposed to have begun with syllables consisting of a low vowel and a front nasal coda in Departing tone.

**Key Words:** nasality, weakening, nasalization, major distribution, polar distribution

**LIU Xinzhong, The nasal and nasal with obstruent in the Taishan Yue dial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crip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nasal with obstruent in the Taicheng Taishan dialect, a subtype of the Siyi Yue dialect. Nasometer II is used for the recording, and Praat and Excel are applied for the analysis on the nasality of the consonant itself and its following vowel. In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consonants in the Chaozhou Min dialect, it is found that phonetically speaking, the